

# 向生活提纯钙和铁

——谈军旅诗的温度与书写

■ 峭 岩

一部分诗人那里存在,是指娴熟的、“老道”的诗人那里。而在懒得积极投入生活、浅于思索、不善提炼的诗人那里就另当别论了。我觉得生活是个大概念,诸如柴米油盐、悲欢离合,诸如日月轮回、岁月更迭,谁也逃不脱它的来临与消磨。诚然,如果这样被动地生活,诗是不会敲门的。诗属于创造,属于发现,属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人。

真诗的诞生,不会像采花、摘果那么容易。诗是生活的衍生产品,未经沉淀、提炼的生活很难走进诗歌。它要经过煎熬、打磨,经过艺术系统的规范,形成情感与语言的默契。生活包含多种成分,诗人以高妙的眼光提取那些钙和铁,然后又以灵动的语言砌成诗的外形与内涵,才是从生活到诗的完美流程。

记得我最初写诗,因为热情写了一组关于井冈山的诗,感情奔放、词语华丽,却是泛泛的平庸之作。编辑看过后,写信问我:“你到过井冈山吗?”我语塞了。我老实地告诉他实情。那位编辑用陆游的话告诉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由此,我更加明白了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

对于我来说,这还是写诗的初级阶段。那么,走进生活里就有诗了吗?不是。有了矿石就是有了铁,就是有了钢吗?显然是否定的。诗人必须经过苦练、苦思、冥想才可能进入一个灵魂升华的层面。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组诗《延安,那些诗意的往事》的写作过程。之前,我也写过延安、窑洞、枣园。那都是浮光掠影之作,是轻浅式的抚摸。经过多次到延安的感性积累,直到前年我又回到延安,站在延河畔历数黄土高坡上的楼群、两岸璀璨的灯火时,心里咯噔

一下顿悟了。我瞬间看到了时光之上、物质之外的东西,心里涌动起不尽的波澜。这才有了“城堡上空的图腾”“一个梦,飞翔在星空”“黄土高坡的意义”等意象的升华。也因此,当面对处于现代化、高科技条件下的军营、军人,我虽心里痒痒,却不敢轻易下笔。毕竟多年没有迈进它的火热,也缺乏和今天的士兵交流,所以,写他们的精神风貌,我显得自信不足。

最近,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定义了我的诗笔走向。我虽然写了些社会主题的诗,写了些生活感悟的诗,但依然觉得,我的根基在军队,我还要回归铁血,写出新时代军人的豪气和他们独特的秉性。人民军队近百年的辉煌,血战昨天、奋战今天、勇向未来,一往无前的精神,足以让我们慷慨而歌,这首大诗要靠我们一代一代人去完成。

我的感受是:“诗人不是生活的奴隶,是生活的发现者。诗人跳海探珠、蹈火取栗,是为寻找生活的那一点光亮。”诗人是苦命者,又是殉道者;他的路曲曲折折,他可能刚刚适应了的生活,又被一朝突变给击碎,他必须永远做好攀登的准备。当新时代交给我们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图景,这是诗人施展才华的新天地,也是经受考验和淬炼的天地。就练兵而言,过去的摸爬滚打,我们习惯了的那些图式,显然不足了。面对新的作战方式、新的练兵方法、新的指挥思维,诗人何为?

走进有形的练兵场,跟进漫漫风雪巡逻路,是需要的。但是,在另一个无形的电子战空间,那个更广阔的空间,以及今天的士兵心态,传递家国情怀的途径,急待我们去拥抱而有所作为。这是生活的层面。重要的是,思想

层面、诗学层面更需要我们努力付出和开拓。诗歌的架构离不开三要素,即立意、意境、语言。一段时间以来,有些诗歌形态偏软、偏浅,从生命、人性的大主题转移到个人狭窄的小情、小我抒发上,这一风气或多或少也波及到军旅诗的创作。我们也发现,有些诗人漫不经心,随意信手写来,悄无声息地偷换了诗歌的外衣,不再讲究诗序、诗法、诗德,仓促成章。

诗的语言有讲究,绝不能是未经打磨的话语就入诗。只顾埋头硬写,而忽视语言的“核”与“诗眼”的造境,虽然行如流水,却没有意料之外的“爆炸”,读后味如白开水,这是诗的失败。好的诗歌,开句是凤首峭立,结尾是石破天惊,给人以拍案、扼腕、遐思、联想,才是诗的魅力所在。军旅诗以犀利、豪放、向远、深邃见长。屹立诗坛而独立,是军旅诗人努力的方向。

我一直认为,军旅诗是独特的一族,而军旅诗人是别样的一群。既然别样就应有他与众不同的仪态。他的视角、意象、语言,应该是独特的。军旅诗的生成有一个特殊的通道。铁血精神是它的主动脉,依此衍生的意象、意境、语言也是血的颜色、铁的声音才对。正写如此,侧写也不例外。即便写军人的爱情,也应柔中见刚、不失铁血情致才是。

诗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时代为我们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多元性、多向审美性,也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生活形态是变化的,但人的本性不会变。真、善、美永远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坐标。而生活是海洋,透过海洋提纯钙和铁——有益的精神因子,进而反馈生活,应是军旅诗人的义务和担当。



## 艺术舞台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大型原创音乐剧《闪闪的红星》目前正在各地巡演,受到观众喜爱,可见经典的魅力经久不衰。

音乐剧《闪闪的红星》改编自李心田的同名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亲情、成长和理想的故事。它讲述了红军长征前后,少年潘冬子在恶霸胡汉三压迫下的种种遭遇,以及他在红军照耀下,从一个农村少年成长为红军战士的故事,再现了“党的孩子”潘冬子在严酷的战争环境磨炼下,从稚嫩到成熟的经历。全剧采用典型化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在展现主人公英勇无畏的同时,也突出了敌人的凶狠、残暴和狡诈,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深化了作品主题。

这部音乐剧由年轻一代创作团队全新编排,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合理运用新的舞台艺术手段,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戏剧方面,该剧突出对关键情节的表现。比如,潘冬子的父亲潘义勇,在对敌作战中负伤,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战友。这一举动使潘冬子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深受教育,也在年幼的潘冬子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在音乐方面,该剧在改编的唱词中融入说唱、电音、打击乐等新元素,充分表达人物的情感,以更加贴近广大年轻观众的欣赏口味。舞美设计方面,布景空间感强,舞台灯光搭配自然,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此外,该剧还在多处使用蒙太奇手法,创造出独特的音乐剧时空,使剧情节奏更加紧凑。

恰到好处的细节处理是该剧值得称道之处。例如,通过对光线的设计,让舞台上的门窗等实物变得可透视,达到虚实结合的艺术效果;米店老板脖子上挂着的大枚铜钱,直观描绘了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潘冬子把对父母的思念寄托于天上的星星,全剧的主题也在一次次独唱、合唱《红星歌》的旋律中得以升华:在红星的照耀下,一代代人受到感召,并得以迅速成长。诗情画意的歌曲背后,彰显的是革命必胜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除了贯穿全剧的《红星歌》,还有改编自民歌《映山红》的插曲《我做你的映山红》。“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无数个夜里,潘冬子的母亲用这首歌表达对丈夫的思念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当敌人点火烧树、母亲牺牲时,这首深情的歌曲再次唱响,熊熊烈火就像映山红般照耀着潘冬子的革命道路,让潘冬子在心底燃起复仇的火焰,更给予潘冬子坚决跟党走的力量。

经典作品为何能打动人心?原曲作者、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是作品发自主人公的内心。潘冬子的母亲坚信红军一定会打胜仗,一定会在漫山遍野开遍映山红的时候回来,发自内心的唱出了歌声。这不仅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更传达出铁心向党的革命信仰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二是作品用了人民的语言。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往往因为灵感源自人民。《映山红》等作品便是借鉴了江西‘采茶戏’等山歌曲调,韵味悠长又亲近自然,令人回味无穷。”

潘冬子的艺术形象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经典作品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光彩?音乐剧《闪闪的红星》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上图: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剧照。程安琪摄

# 让经典作品绽放新的光彩

——音乐剧《闪闪的红星》观后感

■ 赵宏森 贾国梁

唱响,熊熊烈火就像映山红般照耀着潘冬子的革命道路,让潘冬子在心底燃起复仇的火焰,更给予潘冬子坚决跟党走的力量。

经典作品为何能打动人心?原曲作者、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是作品发自主人公的内心。潘冬子的母亲坚信红军一定会打胜仗,一定会在漫山遍野开遍映山红的时候回来,发自内心的唱出了歌声。这不仅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更传达出铁心向党的革命信仰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二是作品用了人民的语言。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往往因为灵感源自人民。《映山红》等作品便是借鉴了江西‘采茶戏’等山歌曲调,韵味悠长又亲近自然,令人回味无穷。”

潘冬子的艺术形象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经典作品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光彩?音乐剧《闪闪的红星》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上图: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剧照。程安琪摄

# 一寸光阴不可轻

■ 褚振江

24个小时,用心投入的程度不同,人的状态和成就迥然各异。有的人分秒必争,惜时如命,有的人浑浑噩噩,肆意挥霍,有的人犹豫彷徨,半生蹉跎。

古人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云:“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光阴无形无踪,所以我们需要有形的存在标识。比如“沧海桑田”,用有形的海和陆,说无形却宏阔的时间变化。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一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壮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对勤奋者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更多愿望,正是生命意义之所在。

光阴是最富意义的变量,也是最为公正的朋友,没有人可以抵挡住光阴的进攻。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时刻,正是生命绵延不绝最为宝贵的吉光片羽。作家马克·吐温回首自己的人生时,写下“时光荏苒,生命短暂,别将时间浪费在争吵、道歉、伤心和责备上。用时间去爱吧,哪怕只有一瞬间,也不要辜负。”所谓珍惜时间,其实是珍惜时间中的我。

时间的刻度,标注历史坐标,昭示前进方向。原本匀速流动的时间,正是在踔厉奋发、跑秒计时的状态中焕发生命的精彩、定格历史的脉动。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岁去弦吐箭,勤勉多岁月。又到岁末,让我们对光阴怀有更多的敬畏,让时间成为成功的加持、生命的给养。

## 阅图

## 分享

■ 摄影 胡 港

这幅作品是作者用长焦镜头抓拍的动人一幕。傍晚时分,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武警浙江总队某部军犬训导员王林康拿出比武中获得的军功章,与“特殊战友”军犬马锋一同分享喜悦。

(点评:杨 杨)



## 七彩风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喜庆日子里,作为从事军队文化工作的教员,我以篆刻艺术形式来传递内心对光耀党史和红色基因的崇敬之情。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讲述的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母亲送来热乎乎的粽子和红糖叫他蘸着吃,专注于翻译的陈望道却把墨汁当成了糖,吃得满嘴是墨,还不住地称赞:“甜极了……”

篆刻是非常受文字限制的艺术形式,而命题篆刻,更是篆刻的难点。为了切合印文意境,我采用鸟虫篆的形式刊刻此印。

鸟虫篆,又称鸟虫书,是先秦篆书的变体。早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即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字体。

# 红色“印”记

■ 李 滔

这种书体,其文字线条以圆转流动的曲线为主,同时带有抽象化或具象化的动物纹饰,富有装饰效果,给人一种高贵华丽,生动甜美之感。

此印,我以鸟虫篆刊刻,将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力求奇趣横生的艺术效果。全印八字以三列分布,“真理”二字独占一列,凸显其主体地位。两个“的”字,同中求异。为达章法的繁密见简约,全印无边栏,文字相互依托、互为依托,将本来可能涣散的文字凝聚在一起,使印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甜”趣,即以鸟虫篆圆转曲线的甜美之状,呈现“真理”的甜蜜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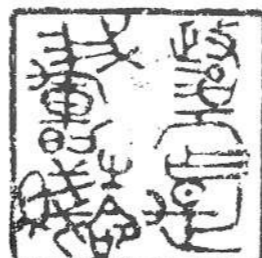


每当《国际歌》激昂的旋律响起,总让人热血沸腾,精神为之振奋。“英特纳雄耐尔”在《国际歌》中代指共产主义理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即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面对这方充满活力的印文,我想到以汉印的形式来呈现。

在中国印中,汉印是独具风骨的一种艺术形式。汉代是印章的兴盛时期,后人常用“巅峰”来形容它,把它与晋代书法、唐诗、宋词、元曲和宋元绘画相比拟。明清以来的篆刻家都以“法秦宗汉”为正统,主张“摹印由来溯汉秦”。秦汉印章以阴文为主,方中有圆,圆中见方,工而不板,带有隶意。总的风格是端庄厚朴,匀称方正,气度从容。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每字分布的空间大体一致,但又不完全均等。如“现”字所占印面明显大于其他字,且一字之内又有挪移之变,这在章法上突出了疏密关系,使此印产生出轻重不同的艺术效果。此外,部分笔划的并笔、印边的残破等,也使此印在古拙质朴中凸显浑厚凝重之感。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政治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契合印文意境,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美感效果,我在刻制这方印时,以战国烙印形式“分朱布白”。因为这种风格在视觉上的冲击力与政治工作焕发的蓬勃生机和强大威力是一致的。

烙印,亦称纳墨印,一般铁制,印面较大。它的章法特点是印文宽阔,气势恢弘,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价值,受到后代印人的青睐。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称:“字划疏处可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方印,印文中部及上部的大面积留白,构成一个“U”字形。全印将笔划的繁简对立关系突出呈现,形成朱与白、白与白之间悬殊的差别,在章法的一张一弛中体现了拙朴浑厚的艺术风格。